

林邦德書法實驗 古道履新聲翰墨

「書法需要有人去嘗試，嘗試不能懼怕失敗。」生於浙江寧海的書法家林邦德，砥礪書法藝術40餘載，生於上世紀50年代的他，自稱正處在書法藝術創作的青春期中，因此他要去創新和冒險。由此，他通過5年時間，在銅版紙、廣告紙等富有時尚元素的紙張上進行創作實驗，讓更多年輕人、國際友人喜歡上書法藝術，將中國書法藝術精髓傳播海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方怡、茅建興

初見林邦德，在他的書法創作工作室裡，泡一壺香茶，講述書法的故事。或許他剛剛揮毫，談到妙處無意間抬起的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上還可以看見留着的墨跡。林邦德笑談，自己愛喝酒，酒文化和書法文化相遇時，借助酒意可以把心中的激情發揮出來。

他說，提到書法和酒，就不能不提東晉王羲之的創作《蘭亭集序》的故事，農曆三月初三，惠風和暢，一群當世名士，在蘭亭流觴曲水，王羲之因為年長，又書法了得而且文采出眾，於是他就藉着酒意，創作出了流傳後世的《蘭亭集序》，等酒醒之後就再也寫不出那時的書法神韻。「我愛喝酒，但醉後還是選擇不創作，書法創作時還是需要更多的理性。」

取法韻於唐晉

林邦德表示，自己最開始學的是唐楷，「不學唐無法、不學晉無韻。」如今，林邦德不僅是寧波書法家協會的副主席，也是寧波大學的一名副教授，於七尺講台上傳道授業解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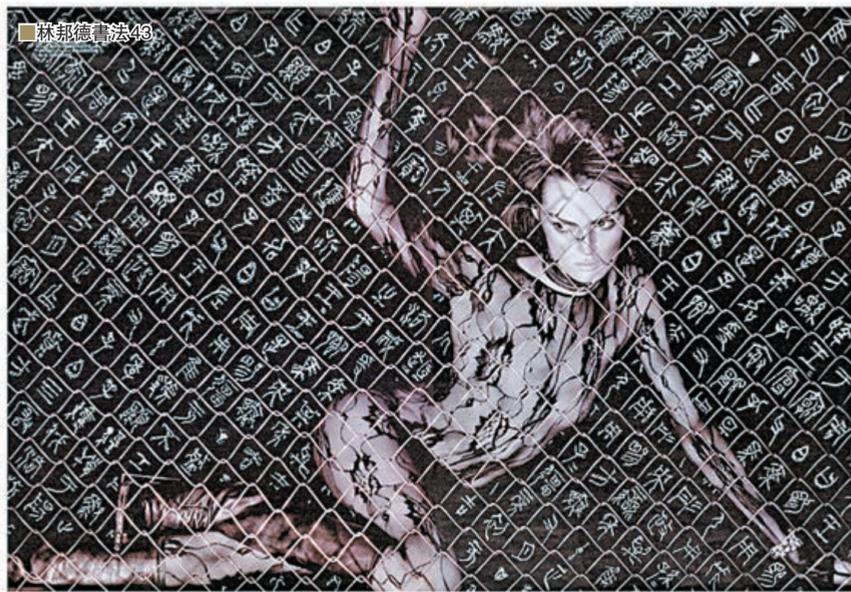
他在教導學生時，開始是用趙孟頫的字。他打趣說，如果把書法比作做菜，王羲之就是大餐，具有高難度，有技術含量還有着深刻的文化內涵，到了趙孟頫這裡就是把王羲之的菜做成了快餐，老百姓很喜歡吃，很符合大眾口味，但與前者比畢竟技術含量不高。「所以學習二王，先要從趙孟頫入手，然後追溯到王羲之，學校的過程中講求循序漸進，這是傳統書法的一個脈絡。」

林邦德還笑着說，書法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去發現心意，自己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除了刷牙洗臉，就是用拖地板的方式練書法，在這個過程中去體會。並且還學習樂器，以練習氣息。

同時，林邦德還特別莊重地提醒，練習書法瓶頸經常會出現，是一個螺旋上升的過程，而這個時候就要多思考，要不斷向古人學習、交流。「幾千年的書法財富，要開採，繪畫要寫生，臨摹臨古就是寫生，發現創作源頭。」

思考書法傳承

說起自己的書法實驗，林邦德如數家珍，他用了5年時間去準備積累，癡迷寫字，捨棄傳統的白底宣紙，而是選擇在銅版紙、廣告紙等有着國際元素和時尚元素的紙上創作書法，在這些常人看起來無用的「廢紙」上，林邦德卻是陶醉其中。不久前林邦德還精心挑選了幾幅作品做了一次展覽，在書法界也是引發了一場不小的討論，讚揚聲有，質疑聲也有，說他「迎合這種時尚、迎合當代的審美，迎合市場，捨棄了書法原有的高貴氣質。」



林邦德書法新作52

林邦德書法新作14

論，讚揚聲有，質疑聲也有，說他「迎合這種時尚、迎合當代的審美，迎合市場，捨棄了書法原有的高貴氣質。」

為何要去嘗試？林邦德說王冬齡和陳振濂都是自己的老師，自己的這個衝動有受到他們的影響。另外，中國書法在2008年當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林邦德認為，這意味着書法不再是中華民族獨有的一門藝術，這是全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全世界人民都應該享受這份財富，書法按照原來的表現形式，那非漢文化的背景國際友人就很難去理解。」

林邦德坦言，國際友人要了解書法，要有一個新的表現形式，他們才能夠接受，就選擇當代的、國際的、時尚的元素去結合，首先他們看到英文地圖、畫報就親切，進而對書法本身產生更多的興趣。而在國內傳承靠的就是年輕人，「我思考的就是如何讓這兩撥人喜歡書法，關注書法，通過視覺欣賞，表現這樣的角度創新，

年輕人覺得好玩。傳統的書法作品是一本正經得像个老夫子，但和時尚元素結合起來，他們會覺得好玩，我則是把這個形式做成系列。」

面對負面評價，林邦德淡然地說，「負面對我沒有影響，書法需要有人去嘗試，嘗試必定有成敗，只要是以積極為主的就可以了，就是失敗了也沒有關係，也是給我們同行一個借鑒意義。」

否定自己獲新生

林邦德給自己的定義就是一個想把字寫好的人，他認為書法就是一種審美享受，一種愉悅，是線條、筆法、章法的美，而不是要去告訴讀者什麼。「一個書法家如果想要在書法史上留名，那就要對書法本質上進行創新，那樣才有意義，但是我的方向就是給大眾看，讓更多人來喜歡、接受它。」

林邦德說自己是在書法的表現形式上創新，而不是書法本質的創新。「我的書法還是老酒，但裝的是新瓶。」接下來他還會在所有能表現書法的材質上進行試驗創新，主題就是圍繞中國五行的「金木水火土」。

書法的韻味在於年復一年的積累，孫過庭在《書譜》中說，「初謂未及，中則過之，後乃通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林邦德總結自身，三年或者五年就要否定自己一次。60歲前作為藝術生命還是處於青春期中，人老了，書法也老了，書法才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青春就是冒險，我就要去冒險，青春就要折騰。」

在五年前林邦德出了第一本作品集，在寧波天一閣進行展覽，作為自己50歲前的作品集，心裡把這個事情放得非常重，光作品集的封面設計印刷花了一個多月，結



林邦德認為書法傳承需要有人去嘗試

果5年不到，現在80%看不上，但心裡卻很享受這個過程。

中日韓書法各有特點

林邦德認為，中國是書法的源頭，是書法藝術的老祖宗，大家輩出，但目前最應該關注的就是傳承發展的問題。在學校裡他開了「毛筆行書」、「毛筆楷書」兩門課，經常爆滿，許多學生畢業了也會回來蹭課，「授人書法藝術，心留翰墨芳香。」「一個民族的文化經過幾千年的歷史長河流到當代，沒有人傳承，在我們手上斷掉了，怎麼面對後世子孫？」

林邦德曾經帶隊參加中韓書法展，在他觀察下，韓國更注重書法傳統，在韓國只有寫漢字才算書法，因此書法家必須有中文基礎，「對漢字書法非常重禮。」

對於日本，林邦德也頗有感概，在他看來，日本的書法教學有門戶之見的情況，不能讓學生和受教老師之外的人進行交流學習，這樣很容易造成近視繁殖的情況，「這是一個小國心態。」

中西書法教學應不同

隨着中國傳統文化越來越讓世界所熟知，書法藝術也成為了中國的對外名片之一。如何讓外國人學習中國書法，改變過去愛而不可得的尷尬，林邦德有着自己的獨門之密。

書法，首先是身法，包括指法、腕法等，再是筆法，這也是書法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其次是字法，包括結構、造型等方面，再後為墨法，則是把繪畫的某些東西融入書法中，最後是章法。「如果教老外最開始就教筆法，但他們毛筆都不會拿，中華民族是拿筷子吃飯拿筆寫字的民族，血液裡就有的東西，老外對這個很生疏，教學法才是書法教學重點。」

中國的書法初學者是先寫楷書，再學寫行草書。而教外國人要教寫篆書寫隸書，筆畫更少更適合他們，「老外寫出的線條有個大致的樣子，就會有興趣。」

下一步林邦德打算把自己的書法實驗作品巡展上海，同時也計劃到香港、台灣等地區去做展覽。



林邦德書法46

大千弟子聚都江堰 共話傳承大師之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兵 四川報道）日前，30多位張大千傳人及親屬代表齊聚都江堰，共話傳承大師繪畫藝術。

「大風堂取意古代劉邦《大風歌》之中的『大風』二字，有重振漢唐雄風之意。」都江堰大風堂書畫藝術創作中心理事長黃洪章說，大風堂是中國畫壇各流派中的一面旗幟。都江堰青城山上清宮，是張大千從藝多年的地方，有大千故居之稱。弟子胡立、龍國屏、王永年常住都江堰，在都江堰有再傳弟子三十餘人。為此，在張大千親屬張心慶、張心義，以及弟子龍國屏、肖克中等的支持下，「四川大風堂畫院」在都江堰成立。

「作為大風堂門人，我們將傳承大師畫風和精神，為繁榮祖國的文藝事業作出應有貢獻。」黃洪章介紹，據不完全的統計，近十年來，全國各地的「大風堂」在海內外開展文化交流活動200餘場次，四川大風堂畫院開展送文化下鄉、擁軍活動等50餘場次。



藝術家現場作畫。



張大千傳人及親屬代表合影。

上海油雕院美術館副館長 談美術館的使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洪妍 上海報道）上海油雕院美術館副館長傅軍之前是從事學術研究的，她一方面繼續她的學術研究與美術批評，一方面策劃和落實各種形式的展覽，短短幾年，上海油雕院美術館風生水起，近兩年均有展覽榮獲文化部優秀展覽項目。

現在藝術展覽非常熱鬧，數量上正在出現爆發性增長，但質量不容樂觀。傅軍認為好的藝術展覽絕不是簡單的掛掛畫，從展覽的整體策劃，到展覽結構的設定、參展作品的選擇，再到動線的設置、空間的分隔、佈展的落實、燈光的調試，還有後期宣傳推廣和公共教育等等，是一個系統性的工程。她每年觀展無數，僅2015年就看了上百場展覽，但令她印象深刻的不多。她在觀展的同時常常反思，究竟怎樣的展覽，才能算是真正好的展覽？最後她發現，如果能同時滿足三種不同類型的觀眾，就能稱得上是一個優秀的展覽。這三類觀眾分別是領導、專家和大眾。接着傅軍強調，好的展覽做出來了，其實只完成了一半工作，另一半工作是實施有效的傳播和教育。在她看來，美術館最重要的社會職能和歷史使命就是教育，通過教育以提高全民的藝術素養。而美術館的其它功能，諸如收藏、研究、展覽、交流和服務，都應該圍繞教育而展開。

談及兒童藝術教育，傅軍顯得有點激動。她說自己年初參加了由蕃茄田藝術主辦的第三屆國際創新兒童藝術論壇，能連續三年舉辦這樣的論壇，她認為這家機構不僅在兒童藝術教育領域頗有建樹，更難能可貴的是非常具有人文情懷，還有主動擔當社會職責的意識，敬佩之情油然而生。看得出傅軍非常關注兒童藝術教育，她說各類美術館，不管是公辦還是民營，都應該主動承擔起這樣的社會職能。同時她認為，藝術教育不同於一般性的知識教育，是一種非常注重環境、氛圍，以及實際動手操作的體驗式教育。所以藝術教育絕不能限於學校的課堂上，而應該更多地借助於美術館等社會藝



術資源。傅軍希望家長們不要越俎代庖，不要以自己的審美經驗和知識結構去判斷孩子、干涉孩子、否定孩子。在她看來，孩子們是面向未來的，他們的很多創意和想法，其實是超出了家長們的審美範疇的，家長們應該多以平等的姿態與孩子們作真誠的交流，傾聽他們的想法。談及藝術教育存在的誤區時，傅軍坦言最大的誤區就是重技藝、輕素養。眼下，學校與藝術類培訓機構，幾乎都將所有精力放在如何畫好一張畫上，很少教會他們如何去欣賞一幅作品，也很少講授美術史的相關背景，使他們沒有建立起美術的系統性知識，從而缺失一種審美的判斷力。

傅軍曾專門撰文《讓觀展成一種生活方式》，呼籲大眾把參觀美術館看作是一種更有意義和價值的休閒方式。最後，她還提醒，兒童藝術教育是長時間的文化熏陶，不可一蹴而就，更不要以各種名義去約束和「綁架」孩子，「管理」孩子們的童年。家長們所能做的最簡單、最輕鬆，也可能是最理想的藝術熏陶方式，就是經常帶領孩子們走進美術館，多一些審美的體驗，陪伴他們養成一種良好的藝術生活的方式，這將會使他們終生受益。